

大洋洲文学

DAYANGZHOU WENXUE

安徽大学出版社

大洋洲文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码 230039)

肥西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20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高 兴 封面设计 孟献辉 责任校对 谈 菁

ISBN7-81052-217-5/1·20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卷首语 ·

《大洋洲文学》丛刊，面世于1981年。最初两年，各出二辑，后因筹款维艰，不得不年出一辑，勉强维持至1994年。自第17辑以后，虽貌似“寿终”而未肯“正寝”。同人虽有恢复振兴之志，却乏妙手回春之术，不得不扼腕而三叹也。今岁形势转好，澳中理事会慨然出资相助，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基金复给予配套支持，俾第18辑以崭新面目出现，此诚一大快事。爰赋七绝二章，一以志喜，一以鸣谢。诗云：

十年辛苦不寻常，挥汗耕耘类拓荒，
攻错他山循古训，天南自有好文章。

人命如丝剧可怜，常临病榻叹缠绵，
嫦娥忽送灵丹药，依旧翩翩美少年。

马祖毅于求得一斋

1998年9月19日

大洋洲文学 '98/1

目 次

卷首语

小说

- 黑暗中的孩子 (澳)亨利·劳森 朱蕴轶 译(1)
- 帕克先生的情人卡 (澳)伊莉莎白·乔伊 詹春娟 译(9)
- 彼得·凯里短篇小说两题 (澳)彼得·凯里 高婧婧 译(21)
- 她醒了 (21)
- 橄 (22)
- 神召 (澳)彼得·高尔斯华绥 周邦友 译(44)
- 发网 (新)马里林·达克沃斯 杨玲 译(84)
- 两个好朋友 (新)罗得里克·芬利森 宋筱蓉 译(90)
- 魔鬼缠身的故事 (斐济)雷蒙德·皮莱 曹懿 译(96)

诗 歌

凯思·沃克诗十首	马祖毅 译(101)
我的孩子	(101)
礼品	(102)
诺娜	(102)
童妻	(103)
城市里的桉树	(104)
我们要走了	(105)
黎明哀悼死人	(106)
未婚的黑母亲	(107)
不再有飞鏢	(108)
部落的审判	(111)

评 论

从民族化到国际化	
——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轨迹	黄源深(114)
移植与创新	
——澳大利亚诗歌 200 年	王国富(123)
十九世纪澳大利亚儿童文学	张 明(142)
澳大利亚战争文学概述	王晓凌(154)
人性的扭曲,生存的困境——走进《瞭望塔》	陈正发(165)
论《荆棘鸟》	张红霞(171)
万里寻求	
——评克里斯蒂娜·斯泰德的《仅仅为了爱》	陈 兵(181)
泽维尔·赫伯特:一个观察家、梦想家和人类学家	

——试析《卡普里康尼亚》的多层主题 许庆红(190)

试析市场因素对小说《在我们的选领地上》创作的影响

戚涛 刘曙(197)

都市里的讲故事人

——彼得·凯里创作轨迹探寻 潘雯 陈正发(204)

女性的内在力量

——评新西兰女作家珍妮特·弗雷姆的艺术创作 王晓凌(216)

文坛才女与她的故乡情结

——试论曼斯菲尔德以新西兰为背景的小说创作 邹杰(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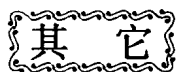
浅评莫里斯·达根的作品

胡健(234)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口头文学

任荣珍(242)

~~~~~



新西兰著名的文学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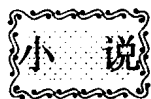
舒暉(253)

澳洲诗话

马祖毅(265)

难忘的1989年7月21日

朱炯强(269)



## 黑暗中的孩子

(澳)亨利·劳森

朱蕴轶 译

新年前夜，旱季中一个盛夏的夜晚。夜是如此黑暗，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就连小溪对岸那近在咫尺、灌木覆盖的山岭也被黑暗吞噬了。天上没有云表明会下雨，空中只弥漫着干燥的雾霭，远处飘来阵阵丛林野火的烟雾。

通向派帕克莱小溪那条硬梆梆的小路上响起一个男人的脚步声。那不是一般英国劳工一天劳作后迈着坚实的脚步心满意足地回家时所常发出的脚步声，倒像是一个人在来回踱步，脑子里在无助地思索，整理着过去所发生的事。只能听到脚步声。偶尔隐约可见一条白色斜纹棉布裤和一件浅色粗花呢上衣在移动，仿佛黑夜里一束微弱的鬼火。

那路伸展在一溜低矮的山脊脚下。穿过溪谷时，他感到空气更加闷热，就像是一个密闭的地方突然窜出了火苗。他沿着一个用两道栏杆围成的篱笆走了一小段，接着折进一道白色的条板门。夜似乎亮了些。篱笆里有一间屋子，屋子的墙壁是用木板拼起来的，刷了白灰，屋顶是树皮铺的。严格地说，也许不能称作房子，叫棚子倒更合适些。屋子旁边是一间单盖的厨房，他悄无声息地走过去，轻轻推开门走进去，擦亮了一根火柴。厨房里碗柜的一头有

一支蜡烛，插在它自己流下来的一滩蜡烛油上，他点燃蜡烛，四下扫视了一眼。

厨房的墙壁是用木板条拼的，屋顶是树皮，地面没经过任何加工，只是一般的粘土地。壁炉是泥抹的，三面脏兮兮的呈褐色，后壁漆黑，显然主人从来就没粉刷过。厨房里还有一张床，上面落了大约一星期的灰尘。床的上方，一条从油腻腻的木梁上悬下来的链条和熏黑的钩子上挂着一只装满温水的黑木桶。那人拿起一根叉子，在木桶里捣鼓了几下，找到了他所企盼的东西——一块半生不熟的腌牛肉。

厨房中摆着张松木桌，一个做工良好的面桶，以及一个食品柜和餐具柜——显然都是请木匠一次打的。食品柜的表面很脏，沾满了面包、油迹和茶渍。厨房一角的地上搁着本教科书，旁边放着一个石制墨水瓶和一支笔。书打开着放在那儿，翻开的那一页是一个女人写的诗，叫做《误会》。他用手指捏起书的边角，想把它撕掉，然而书的封面很硬，他一下子没撕掉。于是他又改变主意，把书放下。他转身走到桌前。桌子的一端乱糟糟地放着一堆未洗涮的碗碟；另一端一张污渍斑斑的报纸上堆着饭后吃剩的东西——一块掰得乱七八糟的面包、一盆烤肉时接下来的油（盆沿上沾着油脂）以及一听糖浆。糖浆沿着罐壁淌在报纸上，几把刀子也沾上了厚厚的糖浆，粘在了报纸上。旁边的盆子里有一些水，里面搁着一块抹布和一两个杯子——显然本来是想洗涮的。

男人抓起一个杯子，用两只手紧紧攥着，直到把它攥碎。这时，他似乎感到轻松了些。他收拾了一下，一手捧着碎片，一手拿着蜡烛，蹒跚着向垃圾堆走去。他用脚在垃圾堆里踢了一个洞，把碎片扔了进去，然后又把它们覆盖好。接下来，他的怒气又冒了出来。他快步向房子后门走去，“砰”的一声把门推开，冲了进去，却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从黑暗中传出来：

“爸爸，是你吗？可别踩着我。”

这间屋子几乎和厨房一样空荡荡的。里面有一张桌子，上面铺着廉价的美国油布。另一边，有一张沙发，上面扔着一条草席、一条黑乎乎的毛毯和一个没有枕套的枕头。沙发与桌子间的地板上铺着一条同样的草席，一个小男孩躺在上面，身上盖着块粗劣的麻袋布，头下枕着一堆脏衣服。孩子面庞瘦削，脸色苍白，长着一双乌黑的眼睛。

“你在这儿干什么，孩子？”做父亲的问道。

“妈妈的头疼病又犯了。她让我告诉你进来时不要弄出声，还让你今晚就睡在沙发上。我刚才准备洗碗，再把厨房清理一下，但突然也觉得不舒服。”

“怎么，孩子，你哪儿不对劲？”他赶忙问，一面弯腰用蜡烛去照孩子的脸。

“哦，没什么要紧的，爸爸。刚才觉得不舒服，但现在好多了。”

“吃的什么？”

“什么也不想吃。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爸爸。”

父亲起身，点燃蜡烛，把木板墙上塞裂缝的报纸扯下来，接着又把门打开，用一把椅子抵着。

“这样好多了，爸爸。”孩子说道。

这棚屋有三间长，一间深。前面有一个走廊，后面是一间披屋和工具房，大约有走廊的一半长。父亲轻轻推开旁边一间屋子的门，也把它打开用东西抵着。屋里沙发上睡着另一个男孩，比刚才那个还小，但看上去要健康结实得多。他身上除了一件脏兮兮的衬衫什么也没穿。一条打满补丁的被子从他身子底下滑下来，大部分掉到了地上，孩子和枕头也差不多快掉了下来。

父亲走过去，尽可能把孩子弄得舒服些，接着又摆了几把椅子在沙发旁，以防孩子从沙发上滚下来。他注意到曾有人开始打扫这屋子，但没扫完。他在第三间屋子门边侧耳倾听了一会里面传出的呼吸声，随后打开门，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房间里摆着一张

老式的四柱雪松木床，一只五斗橱和一个用轧棉机架子改制成的婴儿摇篮。女人睡得正香。她个头很大，长着一头黑发，面庞宽大，看上去健康而结实。五斗橱上散乱地放着一副刀叉、一个碟子、一堆鸡蛋壳、一只茶杯加托盘；另有两支蜡烛，一只插在芥子罐内，一只插在泡菜瓶里。此外，橱子上还摆着一本《阿达斯》。

他退身出来，走向披屋，从屋角的饲料袋里取出一副马具，挂在墙上。返身再进女人屋时，他差点被屋里的半桶污水绊倒，桶边放着一把擦地的刷子，几块湿抹布和一小块黄肥皂。他把这些东西放进桶里，提了出来。经过第一间屋子时，只听见那生病的男孩开口说：

“我没能把马具挂到墙上，爸爸。刚才擦地时，妈妈要我准备些茶和鸡蛋给她，又叫我哄小妹妹睡觉，我只好停了下来。后来，我觉得非常难受，就没能继续把地擦完——桶的事也给忘了。

“吃了，我喂了她面包和牛奶，她吃了一大碟子呢。圈子里的小牛也很好，我已把圈门关好了。早上，妈妈犯病之前，我还弄了一推车木头。”

“你不该干那个。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嘛。我本可以星期天做的。你肯定没搬什么太重的木头吗？”

“肯定，爸爸。你瞧，我壮着呐，一推车木头没问题。”

做父亲的双手枕在脑后，在沙发上躺了一会。

“你不累吗，爸爸？”孩子问。

“不，孩子，不是很累。你该睡了。”说完朝桌上俯过身去，吹灭了蜡烛。就在这时，里屋的婴儿哭了起来，紧接着就传来女人的声音：

“尼尔斯，尼尔斯，你在那儿吗？”

“在这呢，爱玛。”

“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在她把我逼疯之前，马上把她给我抱出去！我的头都要给她吵炸了。”

父亲走向里屋，一会儿又回来倒了一杯水。

“她只是想喝水。”男孩听见他对母亲说。

“是吗？难道我没告诉你她想喝水吗？我在这儿喊了有半个小时了，可是只听见她哭，连一个鬼影子也没来。我躺在这儿一整天也没人管，都有两夜没合眼了。”

“可是爱玛，刚才我进来时你是睡着的呀。”

“你怎么能这样！撒这种该死的谎？我——我怎么嫁给了这样一个一句真话也没有的男人！上帝啊，救救我吧！想想看，天天不得不和一个满嘴谎话的人睡在一张床上！”

第一间屋里的男孩躺在那儿，吓得直抖，害怕那些给他童年留下阴影的残酷而丢人的情景会再次出现。

“嘘，爱玛，”男人一个劲地说，“讲点道理。想想孩子们。他们会听到的”。

“我才不管他们听到不听到呢。他们迟早知道的。我真希望死了算了。”

“爱玛，讲点道理。”

“讲道理，我——”

孩子又哭了起来。男人回到第一间屋，从外衣口袋里拿了一样东西，走了进来。

“厄尼斯，你是疯了还是要把我逼疯？别把那拨浪鼓给孩子！你一定不是疯了就是个畜生，我都要神经崩溃了。你就一点也不考虑……”

“那不是拨浪鼓，爱玛。只是个娃娃。”

“又来了！把钱花在这些破烂玩意上，不出两天它就会被扔到垃圾堆里。我每天在这所破房子里为你做牛做马，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过。我，你聪明的妻子，把那些蜡烛给点上，拿一块湿毛巾来给我敷敷头。我得看书了，镇静镇静，假如我还能静下来的话。”

做父亲的回到前屋时，男孩正在席子上坐着，面色死一样的苍白。

“怎么了，孩子？”父亲一面问，一面弯下身来，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背上。

“没什么，爸爸。很快没事的。你不用担心。”

“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孩子？”

“头和胃，爸爸。但一会就会好的。我经常这样。”

然而没两分钟，男孩的情况看上去更糟了。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尼尔斯，把他带到厨房或别的什么地方去，”女人叫道，“不然我要疯了。这个样子简直连马都能耗死。你们是不是想把我赶到疯人院去？”

“你感觉好点了吗，孩子？”

“是的，好多了，爸爸，”孩子说，看上去仍是那么苍白、虚弱。  
“一会就没事了，爸爸。”

“今晚你最好睡在沙发上，孩子。这儿凉快些。”

“不，爸爸，我还是睡在地上好；现在已凉快多了。”

父亲尽可能把席子摆得舒服些，并且不管孩子怎么反对，硬是把自己的枕头塞在他的头下。接着，他走进厨房，点燃火炉，吊了一大壶水在上面。这时，他的脑子里浮现孩子们长乳牙抽风的事来。他脱掉靴子，正准备重新躺下，只听那女人又叫喊起来：

“尼尔斯，尼尔斯，炉子点了吗？”

“点了，爱玛。”

“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倒杯茶来。这样子折腾，我必须喝点茶。”

男人连忙起身去看水壶——那女人每隔两分钟就不耐烦地问水到底开了没有？水开后，男人连忙给她端了杯茶，随后又是第二杯。女人边喝边埋怨茶混浊不堪，而且甜得像糖浆一样，接着又叫唤再来一些，还有白开水。

“现在感觉怎么样，孩子？”男人再次在沙发躺下时，关切地问道。

“好多了，爸爸。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蜡烛吹了。”

父亲吹灭了蜡烛，又躺了下来，仍旧和着衣服，只脱去外套。随即，一只瘦小无力的手和一只长满老茧、硬梆梆有力的大手握在了一起。他们就这么躺着，像他们已习惯的那样。过了一会儿，父亲俯过身，小声问：

“睡着了，孩子？”

“没呐，爸爸。”

“又难受了？”

“不，爸爸。”

沉静。

“你在想什么，孩子？”

“什么也没想，爸爸。”

“可是，究竟怎么了？你在担心什么？告诉我。”

“没什么，爸爸。只是——到我长大成人还需要很长时间，是吗？爸爸。”

父亲躺着没吭声，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为什么今晚问我这个问题，孩子？我还以为你不会再问了。小时候你就一直问我这个问题。如今你已经不小了，不好再有那些愚蠢的想法了。为什么你总是怕长大成人呢？”

“我也不知道，爸爸。我总是有些奇怪的想法——你知道。以前我常常想，我曾是个孩子，然后就长大成人，变老，最后死去。”

“你今晚不舒服，孩子——问题就在这。你一定是中暑了，所以才会有这些荒诞的想法。好了，睡觉吧。躺着不睡乱担心，也还是要长成大人的。你越这样，成长得就越快。”

突然，做母亲的又叫了起来：

“难道你们不能安静些吗？这么晚了，还在说话，到底什么意思

思？我还要不要再合一会眼？看在上帝的份上，把那些门关上，尼尔斯，假如你不想把我逼疯的话——还有，让那小子闭上他的嘴！”

男人忙把门都关上。

“还是睡吧，孩子。”再次躺下时，他又轻声说。

他等了一会儿，接着蹑手蹑脚地来到厨房，用炉火点亮了蜡烛。又转身进屋，把蜡烛放在照不着孩子脸的地方，端详着他。儿子知道父亲在看他，假装睡着了。装着，装着，他真的睡着了。就这样，新的一年又过去了。像逝去了许多年一样。

清晨，大约四点钟，父亲就起了床——他在五里外的一个农业小镇上工作，苦苦地支撑着一个农场和这个家。他煎了些火腿吃，然后洗了碗，又把厨房打扫了一下。他给孩子们留了他们非常爱吃的面包和火腿油，并嘱咐大孩子当妈妈和小妹妹睡醒时，给他们端去一杯茶、一些面包和牛奶。

大孩子给几只母牛挤了奶，刚把牛奶放好，就听见妈妈喊：

“尼尔斯，尼尔斯。”

“什么事，妈妈？”

“刚才我叫你时为什么不答应？我在这儿叫了有三个小时了。你爸爸是不是出去干活了？”

“是的，妈妈。”

“谢天谢地！不用再听他那没完没了的咋呼了，真是轻松了一大截。给我倒杯茶，再把那本《澳大利亚杂志》拿来。另外，把这小东西抱出去，给她穿上衣服：她几个小时前就该起来了。”

于是，新的一年就这么开始了。

## 帕克先生的情人卡

(澳)伊莉莎白·乔莉

詹春娟 译

仅仅才几个星期,皮尔逊和埃莉诺·佩奇就不想住在这租来的屋子里了。房间不仅小而且闷热,每次走进光线昏暗的门厅,看见那花纹繁复的地毯,他们总感到心烦意乱。皮尔逊感到若是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他的妻子埃莉诺便不会像现在这样想家了。

“去看看房子吧,这样会让你心情好点。”他对她说。那些与他们一样刚从英国移居来澳大利亚的朋友们早已舒适地安顿下来了,整日要不忙着铺花园的石子路,要不就是制定花园目录,或是计划为他们的新家添置什么样的小摆设。

埃莉诺听从丈夫的话,真地去看房子了,并且很快便相中了一套。傍晚时分,夫妇二人一同前去实地察看这栋房子。这是一栋老房子,屋顶是铁皮盖的。四周是宽阔的、木质的游廊,朝阳,不仅可以晒到太阳,阳光太强时还能遮到阴凉。街道的两旁种的都是薄荷树,有年代了。这一带曾是富人的居住区,如今虽已衰落,但都散发着繁华逝去后的宁静与高贵的气息。

然而,这房子有一个问题。此时,他们正与土地商一起站在后花园里,置身于一派红色斑驳的木槿和繁花满枝的夹竹桃之中。往外,是一圈高大的树木。下午的海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好似叹息,又好似在抱怨。树的品种很多,紫丁香、蓝花楹、凤凰木以及

诺福克松，深深浅浅的绿交织在一起，一派生意盎然的景象。另外，还有一棵长满瘤节、枝叶繁茂的桑树，那树差不多和房子本身一样高，树上早熟的果子不时往下掉，为下面的土壤补充养料。

他们伫立在呼呼作响的风声中，有种身临海边的感觉，眼前这一片波动的绿色好似一汪不知深浅的海水将他们浸没，促使他们认真考虑面临的问题。

花园的尽头是一间高高的石砌棚屋，屋顶也是波纹形的铁皮盖就。棚屋门开着，正对西下的太阳，门前用贝壳石块垒边的一小块地里长着些不知名的草本植物和野烟草花。门柱与篱笆间拉起了一根不长的晾衣绳。这屋里住着一位老人。

“问题是，”土地商开口说，“他在这儿住了好多年头了。按房主的意见，无论谁买这屋子都要让他继续呆下去。他没别的地方可去。”

“我们要是买这房子，这恐怕办不到，”皮尔逊·佩奇接口道。说这话时，他稍稍提高了一点嗓门，显出一家之主的神气，同时也为表明他心意已决。皮尔逊先生个子不高，脸色红润，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哦！我可是真地想要这房子，”埃莉诺说。他们站在那儿，不由自主地想起不久前在英国时，那高大的壁炉，擦的闪亮的桉木地板，以及饰有漂亮装饰的高高的天花板所带给他们的快乐，当然也忘不了那些窗户。那些高大的窗户外面都爬满了玫瑰、茉莉和忍冬花的绿叶，茎叶交缠构织出一幅幅图案，更有那女贞的清香溢满每一间屋子。

“我还从没住过这么宽敞的房子。”两人正想着，埃莉诺说。她非常想要那房子，她觉得老人呆在那儿并没有多大关系。

他们一齐走过去，想看看棚屋里面。

棚子里面杂乱无章地塞了许多东西，老人一生的所有物，一生经历的积累，都在这儿了。箱子擦了起来，鼓鼓囊囊的被褥捋平了

包在一块黑灰色的方格呢布中。地上铺了块草席。屋内还有一张木桌、三把矮椅子。柴炉上面的架子上堆着锅碗瓢盆，钉子上挂着一把烤叉。常青藤顺着屋檐下的边缝爬进来，挂在那儿好似一块深色的帘幕，当太阳从开着的双扇门泻进屋时，它便接受着太阳的照射，同时遮挡住阳光。

“这种地方倒可以开个挺不错的饼干作坊。”皮尔逊看看屋内乱糟糟的景象，又瞅瞅屋外老人晾晒的衣物，开玩笑道。

然而那房宅的特色以及它潜在的价值却压到一切：试想傍晚时分，在游廊上弹奏贝多芬的曲子，或是写点小诗，该有多么美妙。这样的日子埃莉诺已渴望多时了。她抬脚走进棚屋。

“要是赶走老人，真有点不近人情，”她说，“但小家伙会把这当成闹腾的好地方。”她有意用了“闹腾”这个词，以便与这新的国度的说法相适应。

“哦，你们有儿子吗？”土地商轻轻问了一句。

“是啊，两个呢。”埃莉诺说，“他们在英国的寄宿学校里念书，马上就要结束学业，回到我们身边了。”

“帕克先生刚刚出去买东西了，”土地商仍是一副轻言细语的腔调。听他这话，可见他与帕克先生打交道有些年头了，已经很了解帕克先生的生活习惯。“他不会添麻烦的。”土地商又补了一句。

风吹得枝叶来回晃动着。“考虑考虑吧。”土地商建议道。

佩奇夫妇自结婚以来一直过着琴瑟和谐、心息相通的生活，但现在第一次，在是否让老人留下这个问题上，他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我不懂这有什么小题大做的，”皮尔逊的脸晒得通红，一边咕哝着，一边用勺子舀起一块溢着清香的罗马甜瓜。瓜汁沾在他的嘴唇上，“想要的话就买下。那老头是挡不住我们的。明天房子就归我们。只消对他们说我们不想他呆在那儿，他就得滚蛋。就这么简单。我真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发愁？”